

成长，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词，它总是被注满了各种色彩和语言。如今的我虽早已过了叛逆和张扬的青春期，但却总被一种似有若无的愁情笼罩，如恼人的雾气般无法驱散。一如今日这6月的天气，在浑浊、闷热和阴沉中游荡着些许躁动与不安。

我是90后，在公众面前，我与很多个与我同年代出生的人被表述成“迷茫的一代”、“垮掉的一代”。迷茫，是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惑。工业化社会的急遽变革，曾经适用于亲缘社会的血缘纽带早已分崩离析，新的社会规范却尚未形成，我便在这时代断档中无依无着却恰如其分地在21世纪的中国扮演着“美国60年代年轻人”的角色——我想要寻找自己的梦想，探寻人生的意义，却总会误入歧途；我要以臆想中极端的个人主义方式来彰显自己的价值，却不知如此方式是否只会令我距离人生的真义愈来愈远。

我似乎失去了存在感，在异化的时代中如同不断颠倒的沙漏般殄恤自我——是我用自身的破碎来证明了时间的流逝，还是时间的流逝证明我的存在的消失？

诗3首

【浪淘沙】

回科大 和唯强弟

✱ 许安

新地寻旧踪，岁月朦胧。
灯下暖手啃书虫。
半部论语欲出世，
少年英雄。

登高齐云中，江山重重。
五十还具跨越憧。
敢比始皇架驰道，
天马行空。

星空下的感叹

✱ 虹一

李白说：“自古圣贤皆寂寞”。
普朗克化15年质难自己成果，
——小园香径独徘徊。
我非圣贤，
幸在孤独中开拓了
量子论一片果园。
爱翁的广义相对论有几人能读，
寂寞开无主的梅花
不愿到《非诚勿扰》去消磨。
人说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，
桐叶秋风，残云隐迹，
夜坐月黑，
去悟那流星的陨落，
我却抵不住那当院士的诱惑。

一株桃花
撑不起村庄

✱ 郭全华

一株桃花撑不起村庄
于是，你才看到了一大片
四月满眼的金黄也是油菜花群
共同努力的结果

我喜欢自己的双手
拇指，食指，无名指
看上去很瘦弱，也无所作为
我就把村庄挂上去

我开始喜欢村庄
在返青的大地上，我用拇指
掸去食指上的星光，紧握犁铧
翻耕桃树下的落红

等待花开的声音

✱ 吴婷婷

当一个又一个如我般的陌生人从我身边匆匆走过，我看到了自由、理想和幸福在以膨胀的物欲彰显其存在的人生中逐渐凋零。汉娜·阿伦特在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曾说，被分化成无数孤立的个体后的民众，脆弱而又孤独，空虚感和孤独感充斥在他们的周围。在社会的重重挤压下，人们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，而是被压成了一张薄薄的纸片，被时代所裹挟。在这样快节奏的社会里，一个个纸片人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，于是我们便开始穷尽一生去追求这些空洞的未来和梦想。但到头来，却很少感受到真正的平静和幸福，于是我们便无往不在迷茫之中了。

读至此处时，一丝恐惧从我心中掠过：我来世上已逾二十年，而我认识我自己吗？在古希腊的神庙的柱子上刻着这样的一句话：认识你自己。哲学家苏格

拉底似乎在阐释这句铭文的外延：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。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其拥有高级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。而作为现代人的我，却屡屡为繁忙所裹挟，在无意识的迷茫中逐渐退化了这种思考能力。

汉娜·阿伦特笔下无所不在的剥离现状似乎难以骤然消散，而个体的有意识地反抗也许会有助于这种沉闷的重雾加速消减。人是一只会思想的芦苇，生命的脆弱只因思想的光芒才得到升华。然而，思想从何而来？思考缘何而生？在这个“大师”泛滥却智者寥寥、乱象丛生且纷繁芜杂的时代中，也许，正如白岩松所言——“用有用之身，读‘无用’之书”才能在这个集体迷失的时代中用思考叩问思想之门吧。

所谓“无用”之书，是非功利之作，是陶冶性情、体察万物、感念内心、吟诵古今之无目

的性休闲读物。读“无用”之书，一如啜饮中医苦药，讲究于无声之中通体浸润。读此类书，并不要求甚解，重在与作者的交流中获得自己的领悟。这是一个探寻的过程，在无目的的漫游中我也曾接触各色书籍，也曾因它们无法即刻发挥世俗所希冀的效应而萌生弃读之意，直到某一次谈论某一次思索某一次写作，这些“无用”之书所承载的思想如泉水般从我脑海中流出，我才发现，原来，这些书籍早已在我心中慢慢发酵、酝酿着，在某个突然的时刻绽放。当一本好书引发这样的时刻时，心灵的花骨朵其实早已在书籍的养育下成形，一片片花蕾只是在静静等待花开的时刻——从一本又一本“无用”之书中找到一个又一个自己。此时，我突然惊诧，思想会如此轻易造访我的内心：读书，其实是在读自己。

从今天起，抽出一点时间，在午后或者傍晚静下心来读一两本“无用”之书，省察自己，那么原来厚重的无力感与孤独感也许会消减许多，不至被周遭的浓雾遮住自己的眼睛。

南极
不再寒冷

✱ 汪玲

小时候看动物世界，赵忠祥敦厚温存的声音从电视机里传来——在那寒冷的南极，企鹅在那里生生不息……电视画面中，冰天雪地里一群企鹅正摇头摆尾在厚厚的冰块上晃荡。那时候觉得南极就像一个巨大的冰窟，那是远离人类的另一番天地，是企鹅的国度，上帝天然的杰作。

高中零碎的地理常识拼凑出稍稍完整的南极，它孤独地位于地球最南端，95%以上的面积被厚度惊人的冰雪所覆盖，素有“白色大陆”之称。南极大陆是世界上唯一被海洋包围的大陆，远离其他大陆、与文明世界完全隔绝，至今仍然没有常住居民，只有企鹅在轻舞飞扬。那片面朝大海，四季寒冷的领域对我来说，完全和火星一样遥远陌生。

刚认识不久的师姐，为人热情豪爽，干事雷厉风行，就像一团火焰，尊称刑二爷。由于学术专业要求，二爷于今年10月30日扬帆启程去南极进行历时162天的第29次南极科学考察。听说这个消息，我震惊，同样的青春年华，二爷能去南极书写自己的豪情壮志，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。我羡慕，或许南极对于我而言只能是一辈子的可望不可即。我佩服，此次南下探险，路途遥远困难重重，二爷巾帼不让须眉。最后所有情绪都化为诚挚的祝福，我们等着二爷安全靠岸，毫发无伤。

从北半球横穿整个南半球，从温带经过热带最后是寒带，从亚洲路过澳洲抵达南极洲，像探险纪实片又有点穿越片的味道。在这一百多天里，可以想象很多的困难，从身体的无所适从到心理的压抑郁闷，从科研的荆棘满布到物质的匮乏贫瘠，从外部环境的恶劣荒芜到内心情绪的跌宕起伏，还有很多我们意料不到的突发状况。但是，我似乎也能看到此次航行的无与伦比，零距离接触憨态可掬的呆头鹅，感受24小时太阳的光辉四射，无边无垠的海平面冉冉初生的朝阳，同行们出生入死的深刻情谊。仿佛冰火两重天但似乎又有点诗情画意，艰难但欣慰。

因为与中国隔着半个地球，万水千山的距离隔断了科考队员与祖国大陆家人朋友的联系。我没出过国，第一次去上海念大学我妈眼泪喷薄而出。对于远在地球最南端的儿女，父母化不开的是浓浓的思念，解不开的是深深的担忧，但为了祖国的科考事业，父母即使有千万个不放心，也只能硬生生将不舍埋在心底，在春晚转瞬即逝的屏幕上仔细寻找熟悉的影子。科学上的丰功伟绩有一半是父母的付出，父母无私的爱是科研工作者不竭进取的有力保障。

我相信，二爷的小火苗一定能在南极大陆星火燎原成一片烈火雄心，燃烧整个南极白色沙漠。希望包括二爷在内的所有此次南极科考队员平安归来，硕果累累。



秋染校园 木易 摄影

一鉴亭副刊第393期

雕刻时光

✱ 夏爱华

多么浩大、何等辛苦。十年的时间，每一个静谧的夜晚，专注雕刻，我忘却了所有的烦恼，一颗心沉浸在雕刻带来的愉悦与欣喜中。十年后的一天，年已不惑的我终于完工。那美丽的莲花，每一瓣都浸透了我的心血，盛满对父亲的怀念。手捧美丽的石莲，我终于深刻地懂得了父亲的心。自己倾心雕琢的东西，是这世上无价的珍宝。

雕刻时光，我的心变得宁静安详，不惧怕任何暴风骤雨。雕刻时光，我的心无比辽阔，仿佛丽日晴空，湛蓝无垠。雕刻时光，我更加热爱生活，珍惜生命中的每分每秒。雕刻时光，我懂得了善待自己，能够认真地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

父亲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雕刻。那些不起眼的小石头，经他的手细细雕琢之后，就变成了一件极其精美的工艺品。每一件石雕他都一一珍藏，从来不舍。他说，拿不出手，只是刻着玩儿的。少年时期的我看着他有空儿就鼓捣他的石头，很有点不屑，说再怎么整也只是一块石头而已。他郑重地说，不，我赋予了它们生命，它们在我手下获得了新生。

青春如花的我爱上了一个人，陷入甜蜜的初恋中不可自拔。他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对我说，爱情确实美好，可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。我反驳道：“谈恋爱难道不是正经事？总比你刻那些哑巴石头强多了！”

后来，我失恋了，悲伤像潮水一样袭来。他将刻刀递给我，说：“要不，我教你刻石吧！”我一把推开了他的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我没兴趣，我永远也不会学这个的！”

人到中年，在婚姻中一路走来，历经坎坷。我向他哭诉我的痛苦与烦恼，他一声不吭，好像没听到似的，神情专注地刻他的石头。我委屈无比地说：“难道石头比我的幸福还重要？”他说：“有一天，如果你能静下心来刻一块石头，那你就快乐了。”

10年前，父亲去世了，留给我的，是一方精致的印章，上面篆刻着四个方方正正的宋体字：雕刻时光。手捧印章，思绪如潮，往昔的光阴历历在目。此时，我才真正懂了他，懂得了他的追求，他的快乐，都在一刀一刀的雕刻中，懂得了他的淡泊，他的宁静，他的宽容与豁达。原来，人生在世，什么都不重要，沉醉于爱好中，而且不求名利，是人生最大的乐趣。

那天晚上，手握他留下的刻刀，心灵沉静地雕刻一块硕大的石头。因为一向崇敬莲花的高洁，所以我想雕刻一朵莲花。一刀一刀刻下去，才知道这工程有